



杨 菁

往事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往事

杨 菁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往 事

杨菁 著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装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51千字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

书号：10185·93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作者杨菁是沙场骁将杨勇的女儿。她的《往事》一书，以亲切饱满的感情，朴实优美的文字，真实动人的材料，详细叙述了杨勇将军和他们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同罪恶势力做斗争的痛苦过程，充分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优秀品质。该书内容丰富、文史交融，读后催人泪下。尤其书中有些资料是初次披露，实为珍贵。可以想见，《往事》会使我们从中受到启发和鞭策。

目 录

第一章	(1)
一.....	(1)
二.....	(5)
三.....	(10)
四.....	(16)
五.....	(22)
第二章	(28)
六.....	(28)
七.....	(37)
八.....	(45)
九.....	(52)
十.....	(59)
十一.....	(67)
第三章	(74)
十二.....	(74)
十三.....	(83)
十四.....	(91)
十五.....	(98)
十六.....	(108)
第四章	(115)
十七.....	(115)
十八.....	(125)

十九.....	(138)
二十.....	(149)
二十一.....	(158)
第五章.....	(167)
二十二.....	(167)
二十三.....	(178)
二十四.....	(191)
二十五.....	(200)

第一章

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是爸爸被抓的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我对爸爸的许多回忆都是和这一天连在一起的。在这之前，我还不满十一岁，我对爸爸的了解和热爱都是朦胧幼稚的，是用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和体验感情的。而从这一天起，生活对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被迫开始了重新认识爸爸，认识人生和社会的漫长过程。

夜深了，凛冽的北风呼啸嚎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妈妈让我去睡，我却非要等爸爸。爸爸去京西宾馆开会，有好几天没回家了，妈妈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坐卧不安，我们兄妹也眼巴巴地盼着爸爸回来。只要有爸爸在，我们的心就踏实，即使是天塌了，也不觉得可怕。三哥北北俯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看书，只要有书看，他什么都不想。我可不行。妈妈给京西宾馆打电话找爸爸，接线员不给接。妈妈叹口气，无可奈何放下电话。其实，京西宾馆每开重要的会议都是这样，可是这次却有些异常，使人感受到了肃杀的气氛。大约十天前，在北京军区的一次党委会上，事前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廖汉生政委就被造反派抓走了。这种事近半年时常发生，弄得人们惴惴不安，不知哪一天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家里的欢乐渐渐少了。一种无形的恐怖压得人们喘不过气，爸爸却坦然自若，只是话比过去少了。妈妈则提心吊胆。看

着一个个熟识的叔叔、阿姨不断被“揪出来”，我有不少疑窦想问爸爸：为什么人们平素敬重的这些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既然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又为什么为革命流血牺牲，挂花负伤？……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整个社会都在痛苦地痉挛，人们的行为失去了思考的自觉和选择的自由，陷入了盲从的狂热中，随着运动的惯性跌跌撞撞，谁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却又十分执着。

“咚咚”的砸门声把我惊醒，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门已被砸开，一群凶神恶煞似的人横冲直撞闯了进来，领头的是爸爸的秘书。

我在床上惊惧地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表姐镇静地搂着我。突然从妈妈房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妈妈好象是在和那群人争吵什么。表姐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胡乱披了件衣服，拉着我的手，拨开挤在门口的人冲进了妈妈的房间。

整个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衣服书刊扔了一地，保险柜的门被打开了，办公桌的抽斗倒扣过来，扔得东一个、西一个。压在玻璃板下的那张去年夏天北京军区、济南军区联合大比武时，毛主席和杨得志伯伯、爸爸合拍的照片被人抽出来，爸爸的脸上被划了“×”。

一群人围着妈妈蛮横无理地大喊大叫：

“文件呢，杨勇把文件藏在什么地方了？快交出来！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妈妈气得脸色苍白，大声地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权力抄我们家！杨勇同志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要讲清楚！”

“杨勇是三分分子，已经被革命造反派揪出来示众，你

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

“哗啦！”从我住的小屋里传来了瓷器打碎的声音。我一下子挣脱了表姐的手。“我的娘娘！”我不顾一切大叫着跑回屋，扑到桌子上。

可是晚了。我的“娘娘”——那只美丽、鲜艳、有着一双俊秀的眼睛和十根纤细的手指，用细瓷烧成的仕女被摔在地上，成了一堆碎片。

“我的娘娘！”我流着泪，跪在地上，用双手捧起这堆碎瓷片，拚命地对来对去，想把它们拚成原来的模样。

这具精巧珍贵的瓷人，是婆婆留给我的唯一纪念物。我是婆婆带大的。五岁那年，婆婆要回浏阳老家，我哭着闹着要和婆婆去。婆婆把我喜爱的这个瓷人留给了我，对我许愿说：“等过几年，婆婆一定来接你这个满妹回家乡。我把‘娘娘’（婆婆把这个瓷人叫“娘娘”）留下，让她替婆婆看着你快长大。”

婆婆走后，我日夜抱着“娘娘”舍不得放下。我把自己对婆婆的爱和思念讲给瓷人听，她成了我心目中婆婆的化身，和我童年的想象、憧憬和希望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在她身上不断地发现生活中的美和我对这种美的追求。现在，瓷人被打碎了，我童年的梦也被击破了……

一双穿大皮鞋的脚走过来，狠狠地一下、一下、又一下地踏在破碎的瓷片上，我用手拚命地护着，把“娘娘”的头捧在手里。

“扔掉，这是四旧！”

我捧得越来越紧，“娘娘”脖子断口处锋利的碎片扎进了我的掌心，殷红的血，顺着指缝流下来。

“这不是四旧。是婆婆给我的……”我抬起头，狠狠地盯着这个粗暴地打碎我“娘娘”的人。

“哼，你婆婆是什么好东西，三反分子的臭妈！”

我怔怔地坐在地上，望着满是鲜血的手，望着手里“娘娘”那张美丽的脸，她仍象婆婆那样慈祥地对我微笑。

他们为什么要咒骂我的婆婆？婆婆，我的婆婆是坏人？我想起了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上作文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题目：“我的……。”老师在向同学破题时说，写自己家里最熟悉的、最了解的或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人。同学们大多写的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却写了一篇“我的婆婆”。记得我是这样写的：

“……我的婆婆是个慈祥、勤劳的老人，她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秋收起义时，毛主席在我们家乡文家市吃过婆婆给他炖的鸡。一九三〇年秋天，爸爸当红军走后，婆婆开了个小饭店帮助游击队传送情报。游击队的侦察员和联络员也经常住在婆婆家。她被白军关押和吊打过七次，家里的房子被反动派充了公。后来，婆婆逃出来，带着只有四岁的十姑去给地主家作佣人。婆婆在地主家帮佣，不仅没挣到工钱，反却被这个地主把婆婆身上仅有的四块光洋拿去作了婆婆和姑姑的食宿费。婆婆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姑姑送给了人家做童养媳……我的婆婆是个无私的人。听说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我的婆婆却将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人民……我爱我的婆婆。听婆婆讲，在我们家乡有许多象婆婆这样好的人，她们为革命做出了牺牲，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儿子。因此，我长大后要去家乡看望这些婆婆，象爱我的婆婆一样爱她们。”

我对着“娘娘”支离破碎的头，自言自语地说：“我的

婆婆是好人，我的爸爸也是好人！”

抄家的人走了，夜又恢复了平静。可是，人们心上的创伤，特别是一个孩子纯洁心上的创伤，却难再平复……

我想起爸爸，爸爸，你现在哪儿，在哪儿呀？

二

我回到妈妈的房间，见妈妈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来走去，在收拾扔得到处都是凌乱不堪的东西。表姐在一旁悄悄地帮着妈妈。我想问妈妈，爸爸会不会出事，可是看妈妈心事重重的样子，没敢开口。我把门打开，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外面的走廊上，心想如果爸爸回来，我就可以第一个看见他。严冬的寒风吹得我发抖，我却不觉得冷。我想的只是快点见到爸爸。有时，孩子的任性也会十分坚韧，我就这样坐了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表姐叫我进屋去暖一暖，我拒绝了。我要坐在这儿，一直等爸爸回来。

快到第二天中午，和爸爸一起去京西宾馆开会的警卫员小孙叔叔回来了，只是他一个人，没有爸爸。我心慌了，迎上去抓住小孙叔叔的手，焦急地问：“我爸爸呢，我爸爸哪去了？”

屋里的人听到动静，也赶出来。小孙叔叔见到妈妈，哽咽着说“林处长，我……没有保护好首长，首长叫人抓走了！”说完，便放声大哭起来。

听到爸爸被抓，我们几个孩子都吓傻了。事到临头，妈妈却很镇静。她让北北扶小孙叔叔坐下，倒了杯开水给小孙叔叔，劝他：“别急，慢慢说。”小孙叔叔渐渐平静下来，详细讲述了爸爸被抓的经过：

廖汉生政委被抓后，小孙叔叔的警觉很高，今天早上，天还没亮，黑蒙蒙的，他隐约听到有几辆卡车从外面开到京西宾馆楼下停住了，接着从车上跳下来一群人，吵吵嚷嚷的，好象是要抓什么人。他悄悄打开窗子把头探出去，在一片嘈杂声中突然听到爸爸秘书说：“杨勇住在×楼××号，你们赶快上去……”他知道要出事，急忙叫醒爸爸，机警地护着爸爸直接坐电梯下到地下室，从后门出来乘车去了卫戍区。他们刚到，秘书带着北京军区的那帮造反派也赶到了，把爸爸围在小食堂里。小孙叔叔堵着门口，手里拿着枪，对那些要闯进来抓爸爸的人说：“杨勇同志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毛主席、党中央任命的，我没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职，我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安全，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抢，我就开枪，你们谁不怕死，就来抓人吧！”两边僵持了好一会儿。有人给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个负责人挂电话，这个人在电话上命令小孙叔叔交人：“杨勇有问题，这是领导的指示，你交人吧！”小孙叔叔悲愤交集，万般无奈，继续堵着门。爸爸心怀坦荡，不愿连累更多的同志，挺身走了出来。那群人扑上来要把爸爸带走，却被卫戍区的炊事员拦住了。他们愤怒地对那群人抗议说：“不管杨勇同志有什么问题，也该让他吃了饭走啊！”他们含泪做了一碗鸡蛋挂面端到爸爸面前说：“首长，把这碗面吃了吧，身体要紧啊！”爸爸感激地望着这些不畏强暴、善良正直的同志，把这碗不同寻常的面吃了下去，然后站起来，从容地和这些同志握手告别，同那群人走了。小孙叔叔不放心，又跟着追到军区大院。小孙叔叔说：“我赶去时，那群人正在军区大院游斗首长。他们给首长戴上铁丝篓子做的高帽。铁丝把首长的头划破，鲜血直流。他们硬按首长的头，

让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首长没有屈服，对着话筒不卑不亢地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判。’批斗会开不下去，他们只好草草收场，把首长拉走，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怕家里担心，赶回来报个信儿。”

说到这儿，小孙叔叔激动地站起来，对妈妈说：“我给首长当了六年警卫员，我不信首长会反党、反毛主席。林处长，你们不要难过，我马上回军区打听首长的情况，一有消息，我就来。”

小孙叔叔走了。走前，他整了整衣服，立正给妈妈敬了一个军礼。

炊事员老王伯伯给妈妈端来饭菜，又悄悄招了招手，把我们几个孩子一个个叫进饭厅。我们呆呆地坐在桌前，寞然地望着桌上的饭菜，谁也不想动筷子。我一扭头，见老王伯伯手上拿着一个小碟和一根筷子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老王伯伯的这个姿势我太熟悉了。以前，每逢过年过节，老王伯伯总是拿着这两件东西，给我们说天津快板。等人到齐了，爸爸就开心地对老王伯伯挤着眼睛说：“老王，按志愿军的老规矩来一段。”老王伯伯一本正经拿筷子敲着小碟说起来。一口地道的天津话，再加上他自己编的诙谐幽默的唱词，逗得我们捧腹大笑。然后，爸爸就带头敬老王伯伯酒，一家人热热闹闹……可是，今天爸爸刚刚被抓走，老王伯伯拿它们干什么？

老王伯伯含着泪，哑着嗓子对我们说：“孩子，他们让我走……往后，你们要自己照顾自己和妈妈了。过几天就是春节，首长听不到我唱快板了，这里，我再给你们唱一次……”老王伯伯的声音哽住了，两行热泪顺着满脸的皱纹流下来。

老王伯伯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老炊事员。一九五八年随爸爸一起回国后，就分配到我家来做饭。近十年来和我们朝夕相处，早已是我们家里的成员。我记得，老王伯伯刚来那一天，爸爸把我抱到老王伯伯面前，让我叫他“伯伯”。老王伯伯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这可叫不得。您是司令员，我是伙夫，怎么能这样叫。”爸爸认真地说：“什么司令员、伙夫，都是为党工作，有什么高低贵贱？你比我大几岁，我还要叫你大哥，孩子们叫你一声伯伯有什么使不得！”接着，爸爸把我们兄妹四个叫来，当着老王伯伯的面，严肃地对我们说：“老王伯伯从此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以后，你们谁都不准叫老王，要叫老王伯伯。老王伯伯解放前给资本家做饭，受了很多苦。他是自愿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在朝鲜前线立了功，你们要尊重他，把他当作自己的长辈。”爸爸一有空闲常找老王伯伯聊天，两人无拘无束象是亲兄弟。有一次，老王伯伯病了，发高烧，爸爸亲自打电话叫来医生给老王伯伯看病，自己在一旁守着，直到老王伯伯烧退后才去睡觉。我们几个兄妹是老王伯伯看着长大的，他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疼爱，现在老王伯伯要走了，我们实在舍不得。看着老王伯伯流泪，我憋不住了，当着妈妈面不敢流的泪水，这时一下子都流了出来，积郁在心里的那些委屈也随着泪水向外流啊，流啊……

晚上，老王伯伯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们吃完他做的最后一顿饭，叹着气回厨房闷头干活，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表姐和我叫去，把炊具、餐具和粮油一件一件指给我们看。看着他步履踉跄，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们反过来一个劲地劝慰他：“老王伯伯您放心吧，我们已经长大，会把妈妈照顾好的。”老王伯伯恋恋不舍地指点着厨房的一件件

家什，每拿起一件，总要说上一阵。在这即将分别的夜里，老王伯伯意味深长地给我们讲了一个鸡和鸡蛋的故事：

一九六二年，有位志愿军的摄影记者小杜叔叔来看你爸爸。首长一看只来了他一个人，就问小杜：“你爱人呢，怎么没来，是不是临产了？”小杜说：“杨司令你记得真清楚，顾医生已经生了，是个男孩。”首长听后笑着对我说：

“老王，小杜当爸爸啦，你还记得吗，当初是我下命令让他们结婚的。我对小杜说人家顾医生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要尊重人家。”过了一会儿，听见首长在养鸡的小院叫我，过去一看，首长正在捉鸡。见我到了朝我挥手说：快来给顾医生捉鸡。这个小杜，我让他自己抓，他不抓，只好我们这两个老头子给他抓了。小杜一个劲地朝我使眼色，不让我抓，我心里也在盘算，这两三年国家暂时困难，领导同志也和群众一起苦熬苦干，首长每月供应的那点少得可怜的东西，不是让首长就是让林处长拿到机关给了家里有病人或是生小孩的同志了。好不容易养几只鸡，正在下蛋，怎么好送人呢。我支支吾吾地说：“都是下蛋的鸡……”不等我说完，首长打断我的话，说：“下蛋的鸡人就不能吃了？”我知道拗不过他，就抓了三只小的。首长一看发火了：“不行不行，快扔了，抓三只大的！”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这只、那只、还有那只，赶快抓！”抓完鸡，首长又把小杜拉到厨房……说到这儿，老王伯伯指着一个小木柜说，当时家里的鸡蛋都放在这儿。首长指着小柜里的鸡蛋对小杜说：“你拿吧。”小杜只好往口袋里装，四个口袋都装满了，你爸爸还嫌他拿得少，随手找了个装文件的纸袋，自己动手又给小杜装了十几个。正忙乎着，林处长来了，看见首长装鸡蛋，笑着说：“你再装小杜怎么拿回去？还是先让他把这些拿走，

明天再让小平给他送些蛋到家里去。”小杜走时，首长提着鸡，送他到大门口，语重心长地说：“小杜呵，回去告诉顾医生，现在国家暂时有困难，要咬牙挺过来。大人吃点苦不怕，千万别委屈了孩子。我们打了半辈子仗，流血牺牲，还不是为了孩子。”第二天，你妈妈真的又让你大哥小平把剩下的一百多个鸡蛋搜罗到一块，骑自行车给小杜送去了……讲到这儿，老王伯伯又哭了，他激动地说：“我老王从十岁学徒，到如今做了四十多年的饭，见的人不少，还分得清忠奸善恶，好人坏人…首长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产党英明，象首长这样的好人不会老受屈。你们要是能见到首长，一定要告诉他，我老王虽是个没文化的伙夫，可我还有良心，等他出来，我还要来给他做饭。”

几天工夫，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走了。他们是勒令被迫走的，每个人走时都流了泪。服务员小田临走时，妈妈拿出早就为她准备好的床单和枕套，对她说：“你没妈，在我们面前就象是自己的孩子。这些东西是首长让我买来送你的结婚礼物，现在首长不在，我替他提前给你吧！离开这儿，无论到哪儿还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首长对你的期望。”

三

十一岁的我成了家庭的主妇。烟雾腾腾的厨房，锅碗瓢盆桌上地下摆得到处都是，虽然要做的只是四五个人吃的饭菜，我却急得手忙脚乱。有时，北北也来帮忙，在一旁捧着菜谱照本宣科，我则努力按他读的去做，“将油一钱放入锅内，加大火，待油热，然后把切好的菜放入……”油是放入锅内了，可是等油已经着了火，我的菜还没切完，于是一切

都乱了套。我就是这样在爸爸被抓，家里被抄的最初艰难日子里学会了烹调技术。后来，只要听到有人夸奖我做菜的手艺，就会使爸爸、妈妈想起当年我这个十一岁的“厨师”和北北这个十三岁的“场外指导”相互配合进行的那一场场紧张“搏斗”的情景。爸爸说这是一种让人发笑而又心酸的回忆。

爸爸被抓后，他与我们的唯一联系，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由专案组的人送来的一张索取东西的条子：“衬衣两件、单军装一套、被单一条。”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更没有一个字写到他现在的境况。每当接到这样的纸条，妈妈和我们都要反复地看啊，看啊，爸爸的字仍然是那样苍劲有力，这是一只坚强的、毫不颤抖的手写下的。爸爸以他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仰，实践着他常对我们讲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真理，相信正义”！

军区不断有好心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带来有关爸爸的各种消息：

无尽无休的批斗，贪权者的人心惟危，怯儒者的随波逐流，沉默多数对爸爸的同情保护；

爸爸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和坦然自若；

在大浪淘沙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心向背；……

看守爸爸的警卫战士隔不久便要调换一批，林彪一伙及其追随者害怕这些战士和爸爸相处久了，会对爸爸产生同情和尊重，“丧失阶级立场”。一个看守爸爸的年轻战士，冒着危险，为爸爸买来鸡蛋、挂面，并再三劝慰爸爸：“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都需要您！”一个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部队干部，当着看守面，对爸爸关心地说：“司令员，您的身体怎样？您要珍重呀！”象这样感人肺腑的事情在爸爸囚禁中是屡见不鲜的。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干部、